

星陨系列科幻小说之四

星陨4

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

周敬之◎著

海参崴的蓝雨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星陨系列科幻小说之四

星陨

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



海参崴的蓝雨

周敬之◎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星陨：海参崴的蓝雨 / 周敬之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 1

ISBN 978-7-5155-1320-1

I. ①星… II. ①周…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1812 号

星陨：海参崴的蓝雨

作 者	周敬之
责任编辑	李 健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1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320-1
定 价	2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100102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64210080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 录

第三十二章	酒吧间	1
第三十三章	挣扎在梦醒之间	25
第三十四章	山道雨夜	41
第三十五章	疯子	58
第三十六章	海底	72
第三十七章	中控核心	89
第三十八章	寻找和失去	108
第三十九章	滑稽一家	118
第四十章	北极熊	144
第四十一章	海参崴的蓝雨	166
第四十二章	故地寻踪	185
第四十三章	贪婪与妒忌	206
第四十四章	无尽的地平线	229

第三十二章

酒 吧 间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一盏暗黄的灯昏昏然吊在墙纸撕裂的天花板上，是钨丝插在真空玻璃管里制成，招来飞虫啪啪地撞，烤焦后落在地上的铁盆内。不远处，木头削成的吊扇叶片吱嘎嘎地转，摩擦出单调的音阶，让初来者听着头皮发痒。几十平方米的小屋，木和金属混杂的旧桌边稀稀拉拉坐着把脸隐埋在阴影里的人，都穿着从废墟里捡来的衣裤，破烂不堪，胡乱地打着补丁。门口没有吹进的凉风，这是酒吧间里闷热的夏夜，男人们赤着上身吸烟饮酒，女人则藏在角落的破沙发里窸窸窣窣地不知和谁说着什么，偶有娇媚的一声传来，引得那些男人们兴奋得窃窃私语。呼出的气体和香烟的迷雾交混在一起，又被众人吸进去，空气浑浊，人心也浑浊。

与其说酒吧，不如说是只能提供水、自酿糙酒和简单食品的小店，连门都没有。

吧台不大，凹字形，侧面开口，只有一个当班。黑色的



皮肤和周遭环境几欲难分辨，一样的赤着上身，一样的慵懒神态。他粗糙的拇指捏起显然是捡来的旧杯，从带着开关的木桶、铁桶里，接出冒着黄色泡沫的液体，转身递给台外的顾客，又从那些递出的手中接过粮食、弹药或其他硬通货。

酒水只有这种，不要就没得喝，顾客们不得不屈从，似乎那种在烟雾弥漫中用酒精麻痹神经的感觉是多么的诱人。

“电灯的电池储能快没……”沿着屋顶的边沿从库房接来一根金属管，到吧台里面，末端扩成喇叭状。这是上上个世纪才用的传声法。“还有几分钟停电。”

“让那个新来的小子去。”当班的冲人群回了一句。

门旁的阴暗一角，有个男孩早已被闷得汗流浹背，却仍默默地坚持蹲坐在地上，偶尔抬起头看看昏黄灯光下的众人，又低下去，盯着什么也看不清的水泥地发呆。他不愿挪到电扇处，或者紧挨门口——在这两个地方休息，哪怕是站着，也是要多交点什么的。这种待遇员工不能享受，要拿来挣钱。

似乎没有人注意，这个瘦影从他们身边飘过。

不一会儿，房间某处传来蹬脚踏车发电机的响声。

“给链条上点儿油，太吵了！”吧台里的人朝喇叭里吼。

车轮响声停歇，接着是在架子上寻找什么、不小心撞到瓶瓶罐罐的声音。过一会儿，车轮又转动起来，只是这次依旧嘈杂。

“不是链条问题，是电机老化。”从喇叭口传来的话。

吧台里的人叹了口气，用手把落在台面上的一只苍蝇拍死。

看来习良的新老板似乎并没有那么好的脾气。

仲宇依旧操持老业务，只是一切得从零开始，没有工具也没有零件储备，没有耗材更没自己的房子。先是靠着一边住半坍的地下通道，一边给当地店铺打了大半年的工积攒财富；后是靠着三个人在废墟中搜集材料在城边搭建窝棚、买工具、四下捡拾废零件进行修复使用，这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买卖。

只是时而没有烟抽让他很恼火，而且同行是冤家，萨缪尔不好意思撕破脸和当地那几家形成太明显的竞争态势，一般都让着，而仲宇则不以为然。

“你说什么？要我让着他们？甚至介绍生意给他们？！他妈的！除非我脑子进水了！他们都是一帮什么东西？！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那帮只会酗酒的人就是垃圾！就是一帮只会骗人、毁东西的混蛋！零件用次的充好的，那些金属里都有疲劳损伤的裂纹，他们竟然敢用！他们自己修的东西都有隐患，用出去不是误事就要害了人家！让我屈服这种王八蛋的淫威下当好好先生？去他妈的！我已经忍他们很久了！”

也难怪，仲宇给两家店打过工，他说的是第一家，由于看不惯这些事情，他选择了离开，走时不巧被动地带走了一大批客户，老板因此暗地里记恨着他。谁让仲宇既讲诚信、技术又不是一般人比得了的呢！老板因此暗地里派人偷走他的东西，在门板上涂鸦，于他出入的道路上撒钉子，四处造谣他偷学了他们的技术，联合同行要挟零件商户停止对他的供应，甚至威胁去他的客户，深夜摸到小屋旁要袭击三个人……想方设法也要把他的店逼黄。

白天还好些，人群熙攘他们不敢做啥，晚上则不然。

过人的修理天赋，第二次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妒忌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劣根性。

两年来，从一边吃着沼泽地的树皮一边四面八方地走，到风餐露宿自一个又一个聚居点打听艾丽可和凯文的消息，至现在，已经是第七个地方了——这是被卫星撞成废墟的小县城，比其他聚集点大些，消息渠道也广。

起初那段日子，萨缪尔的精神状态跌到了谷底，这样的寻找何年何月才是个尽头？世界这么大，找两个人比大海捞针还要艰难。他的头发胡须都重新长出来，没有工具也就无从打理，就这样越积越长，终至成大胡子流浪汉。其实仲宇的胡子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仲宇漫不经心的一句话似乎提醒了萨缪尔。

“凯文那么厉害的家伙，怎可能不出名？”

三个人才决定在此久居，向旅行者打探消息，没想到一晃就是一整年。

此刻，萨缪尔正在野外潜伏着，不只是狩猎变种野兽，还有杀人机器……这是目前唯一补充工作原料的方法。他们合作制造了一柄口径很大的电磁猎枪，打穿一般的薄装甲不在话下，倘使打中变种怪物，特制的凹头弹会因撞击、碎裂成几段嵌入肉中，巨大冲击力会将其拦腰轰断，必死无疑，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枪射击时几乎没有声音。

白天的萨缪尔是钢铁的男人。夜里，他时不时在梦中见到曼伊拉着艾丽可的手招呼他回家，还是西伯利亚的旧木屋，还是门前一家三口人种植的玉米地，绿油油的叶子，炊烟袅袅，邻里互相说笑……醒来时泪流满面，他又偷偷擦去。



习良还是那副胆小懦弱的样子，以至于仲宇把他丢在城里扬言不管了，连看都不去看他。习良只得四下寻找工作糊口。屠夫、拾荒者、守卫、裁缝、服务员他都做过，晚上拖着疲惫身子回到坍塌的地下通道里就寝——即使有了土石搭建的窝棚小店，父亲对他的态度也没有丝毫的缓和，除了一直嘱咐他把鱼叉带在身上。

酒吧间的打杂工作是最近才找到的，每天可以分得两把口粮，比别处多些，只是要工作到午夜后才打烊，回去的路上只有他一个人。

这天的发电工作一直持续到关门，本就闷热的天气，加上密不透风的厨房，再加上不停地蹬踏几个小时，习良已渐虚脱。晚饭他只吃了揣在怀里的一小把烤谷子，这会儿饿得两眼直冒金星。他坚持着，要把剩下的部分留给父亲和萨缪尔叔叔，或者积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出了城，习良提着鱼叉跌跌撞撞地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半山道上，脚步想快却快不起来。

“……没事的，这只是假象，反正每次一觉醒来就不会饿……快点快点，要下雨了……”

白天的暴晒，让大地表面的水分急速蒸发，形成一片局部的高湿度带，空气中水分已经饱和，人身上的汗液无法蒸发带走热量，只能留在身上。闷热往往是大雨来临的前戏，此刻的一阵风似乎是信号？

微风无比清凉，习良被饥饿和劳累弄得昏昏沉沉的脑袋清醒了一点。他凭着记忆行走在漆黑的山路上，天空中云层密布，不见星光，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临走时他在老板那里

讨来一块木板，用鱼叉柄的激光点燃当做火把。没有沾满燃料的棉布包裹，这种火把很容易被风吹熄，他不得不走慢点。这真是一种矛盾。

有声音在山道边干枯的灌木丛里传来，似乎是“滋滋”的吐芯声……习良心底一阵惊慌。夜晚的城边，就算不是危机四伏，也不能说安全。

“是蛇吗？没事，有火它不敢靠近……啊！”

一柄木质大棒，重击在习良的后背上，将他打趴在地，吃了一嘴脏土，手里的火把也甩到远处熄灭了。

“谁！？”

他刚想站起用鱼叉还击，第二棒便朝后脑勺砸下来！

鲜血如注！

第三、第四……几条棍棒在他的身上连环击打，从头到脚，毫不留情！

“住手吧，再打这小子要死了……撤！”某个中年人的声音从习良的双耳灌入，让他感觉好像是来自天空的魔鬼低吟。他的意识渐渐模糊，耳边已听不清慌乱逃走脚步声音。

“咔嚓！”

一道闪电从东边斜贯大地，击中城内倒塌的信号塔的塔尖，把天地照得犹如白昼，也照亮了倒在血泊中的习良……衣衫被淌出的血染得斑斑驳驳。

冰冷的水贯透了习良的周身，混着血水、泥水涌进他的伤口，在冰冷和剧痛刺激下，他艰难地醒来……

“咳，咳……咳咳……咳咳……这是……谁……”

周身无力，显然是失血的结果，他挣扎着摸摸后脑。

“不行……得……快点处理……头……头……”

“咳，咳咳……会死的……”

他用鱼叉撑起身子，道路变得泥泞，深一脚浅一脚分外难走，而离家还有近一公里的路。

闪电断断续续地劈开天空，照亮昏沉沉的大地。习良借着短暂的白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摸索前进……

“爸……爸爸……爸爸……”

“……我……冷……”

“我……帮不了你了……爸爸……你吃了很多……苦……一定要活下……去……”

……

习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只记得后来视线越来越模糊，身上也越来越冷，好像只剩下一个念头支撑着他，却不知身体怎样移动。

那一晚，仲宇和萨缪尔给他擦洗了周身的创面，撕毁了积攒的大部分衣衫给他包扎，又用缝衣针给他缝合后脑的伤口……习良的失血量差点就到危险线，发着高烧昏迷不醒，没有麻药的剧痛手术他都无从知觉。

处理完后，萨缪尔在习良的榻边关照，仲宇则摇着自制的轮椅挪到偏屋，一个人默默地抽烟。

他不说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轮椅边不一会儿掉了一地的烟头。

第二天，习良的烧还未退去，伤口开始肿胀，似有恶化的趋势。萨缪尔带着仅存的余粮疾奔向城里去换药品，仲宇照看儿子。

仲宇那双冰冷而孤傲的鹰眼看着儿子的模样，拉起脖子上的围巾堵住嘴，掩盖住脸，又掐掉手中吸掉一半的烟。他就这样一直望着榻上呻吟的习良，直到萨缪尔手提一瓶酒、抱着几卷新绷带和一小盒抗菌注射剂狂奔回来。

“快……注射……”

萨缪尔上气不接下气地把手里的药盒交给仲宇。里面是一块胶布。仲宇撕去保护粘胶的塑料膜，抬起习良的手腕，对准静脉血管粘上去。

“是……缓释注射……的皮肤微针……粘一天再揭……”为吐出这几个字，萨缪尔的脸憋得通红，右手紧按着自己因运动过猛而剧痛的右腹，拼命地喘气。

仲宇一点点地解开着染红的绷带，打开酒瓶，轻轻倒在伤口上，用手掌涂抹着。习良的呻吟声加重，周身颤抖，持续了一会儿便失去知觉，几分钟后又痛醒。

仲宇并不说话，脸依旧隐匿在黑色的粗布围巾后。

习良省下的口粮被萨缪尔熬成粥，一勺勺地喂进他的嘴里。

当晚，习良终于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早，当萨缪尔醒来的时候，发现榻上除了安憩的习良，不见他人。他屋前屋后找了个遍，也不见仲宇的踪影，不禁生起气来。“你儿子如此急需照顾，人手又这么少，你怎么还私自出去？”

“这儿现在什么粮食都没有，没人照顾他，我怎么出去找吃的！”

萨缪尔在屋里踱来踱去，又怕吵醒习良，就走到门外。

就在他关上房门转过身来的时候，远处的山道上，仲宇不紧不慢地摇着轮椅往这边挪来，两腿上放着一个大布袋。

“你……”萨缪尔疾奔过去。“你去哪儿了……这是什么？”他盯着口袋，忽然发觉了捆在轮椅背后自己的大猎枪。

仲宇没有回应萨缪尔的质问，只是把大口袋费力地递给他。“粮食！”他言语简洁明快，然后摇着轮椅朝小屋而去。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床榻前，仲宇看了儿子一眼，儿子睡得正香，脸色也红润起来。他摸摸头，已经退烧了。

那天清晨，天蒙蒙亮，城里的铺面都关着门，人们大半在半睡半醒中贪享着不得不爬起来谋生前的最后一丝慵懒。就在此刻，一副轮椅出现在某间机械和电子产品修理店前。仲宇看了看卷帘门上的锁眼，从口袋里抽出一段铁丝，弯折后捅进去，一转即开。他悄悄地推起卷帘门，摇着轮椅无声无息地进入，又将门轻轻关上。街道寂静，空无一人。

不一会儿，轮椅载着仲宇和一个大口袋悄悄出来。他关上卷帘门，往山道远去了。

太阳升起，阳光照亮了房屋和街道，血腥味渐渐从修理店中扩散到外面。邻居从铁丝网的窗户朝里面望去，只见店铺的老板、员工连同老板膀大腰圆的儿子，一并倒在床上，鲜血染红了一切。

* * *

夜幕的天空变得美丽许多，星光照耀下，星球已重返了远古时你吃我、我吃你的蛮荒状态。夜空也重返了没有工业

时的纯净模样，一切好像都转了个大圈，又回到起点，似乎什么都没减少，也什么都没剩下……

其实并不是这样。

否定之否定原理的“重返”，并不是一切如旧，而是好像回到了原点，但实际是一种更高的状态。就好像螺旋上升的弹簧，每转一圈，从径向看来，铁丝都回到了同一位置，但从侧面看来，铁丝的水平高度都提升了。

历史从来就不是直线前进的。这让很多对人类寄予厚望的人感到痛苦。

“总要这样一圈圈地犯错误，然后才能进步！这是多么巨大的代价！”

“这样缓慢地上升，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摆脱由于人性低劣造成的灭亡危机！”

在卫星陨落之前，那个被称为怪人的老头却没有发出这样的感慨。

“只是奋斗，不问结果，该做的就去做。如果一件事本身对社会和人类有意义，而你等不到享受回报的那一天，就不去做了吗？我看，那些起初信誓旦旦的人们，如果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大都是要在不久之后就极左转为极右，变成他们的对立面了。”

遗憾的是，贾帕沃克这段话只是在他的朋友和学生们之间传播着。

推动人性进步的道路，也是如此。

起初，星陨对人类文明的冲击并未到今天的程度，随着时间的积累，不仅是杀人机器和变种怪物的袭击，环境的恶

劣，粮食、水、药的短缺造成的危机，人们内心长期恐惧、担忧、紧张造成的疲惫感也放大了这些痛苦。

于是，人的内心就会产生一种“自我欺骗”的行为，来规避这种不快，让自己得以喘息。

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做法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被他人压迫而处在痛苦之中的人，又没有任何能力来反抗，还不想死去，能怎么样呢？无非是自己给自己编一个谎话，特别是无人诉苦的时候：

“来世他必不如我，呸！”

“前世我欠他的，算了！”

“妈妈的，孙子打老子！”

“找个比我弱的人撒撒气去！”

“……醉了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不只是酒啊，烟、毒品也可以，哥们，要不来尝尝？”

“嗨，自己干吗跟自己生气，没事的，古往今来不都一样？弱的就是受气命，好死不如赖活着，你就是这命，没辙，认了吧！”——这是精神分裂者通过自己与自己谈话来排解。

这些人就是这样一种懦弱的生物，他们从来就不明白，只有反抗才有新生，而没有联合，就没有反抗的胜算。

习良的伤一周以后才好，酒吧的工作也因此丢掉，一个不知名的小姑娘顶替了他。这段时间内，萨缪尔问了几次粮食的来路，仲宇都是忙工作，没理他。

三个人的店铺生意渐渐平稳而安好起来。

后来，在萨缪尔进城打探关于艾丽可和凯文的消息时，得知了那家修理店的厄运。